



想念你的心，飞入了云端

王芳

第一次见你，是在多年前长治屯留的一个笔会上。你两根手指间夹着一根烟，烟雾缭绕过手指和眉毛、头发，脸颊上挂着一抹清浅的笑，你说你就是张石山。我的惊讶爬上头发和眉毛，说原来你就是张石山。

惊讶也爬入心里，这个满脸胡茬茬大马金刀的老汉汉，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石山，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书生模样啊。

这是初相见。

彼时我还在一个工厂里，日日为五斗米折腰，对文学的向往淹没了柴米油盐，夜夜住在博客里，逮着一个名声很盛的文人，就用鼠标拖过来浏览一番，自然也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了这个虬髯客。

再相见，我已客居太原。“老家山西”的聚会上，咱们握手寒暄，你竟然记得小妖，说着说着，就说到了上党梆子，说到了上党八音会什么的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，不过，被人记得终归是愉悦的。

不咸也不淡，不近也不远，倏忽又是几年，当你把嵌名联“十步之内必有，一人不诛可称”交给我，同时也附了说明时，我很快乐。这样的藏尾联可不是一般简单的联可比的。最可心的是，联后有长长的“张石山眼中的王芳”，心下有了几丝忐忑。这几年我的行为，奔跑或是求证、虚张声势或是孜孜以求、关城怀古或是拈花一笑，都落入你的眼中了啊！看看，“宁可真面目示人，绝不伪装文静闺秀”“她是用本我一己之心，去感知古人之心”，咋这样挠人心肺呢？

还不仅于此，当你说出，“地方戏剧早年对王芳女士的无心滋养，换来了她对我们传统戏剧的虔诚着意反哺”时，我的心被高山流水浸染，一把古琴摔出了知己之音。尽管我知道，你是许多人的知己，我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，关于戏剧，你看透了我，我变得透明。

当时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句话是伏笔，引出一本书。

我与你，距离了几个台阶。我开读《礼失求诸野》《清明无战事》《六福客栈》，更加认识了你。倡导仁者无敌的是你，也许有几分放浪形骸，但终在用行动实践中华礼仪的也是你。我觉得，你给我的嵌名联中点出“王道仁政”，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你的思想体系。

一边是仁义，一边是嬉笑怒骂，每每在饭局中，我们偏爱你的民歌与模仿秀，三杯两盏浓酒，三碟四勺老醋，你便有了妙趣，我们只需贡献出腮帮子。席间你永远是中心，那样的风采试问谁人能敌？如此活泼泼一个人呀。江湖还是庙堂，你飘泼肆意，你活的是你自己。我们这些旁观

者，太爱赴这样的盛宴，快乐无比在这尘世太难得。我们也知道，你不是在取悦谁，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掩盖你的仗义，你不想让人记住你的本色，最好能彻底忘记。

但你确实仗义，你的目光延展到那些弱势群体。人们惯常讲究着人情世故，自诩为情商高时，你能仗义执言，你时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独立的观点，处处彰显你的善良与悲悯。

你的仗义，让我们相信人间正义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世界辜负，你一定不会作壁上观。低沉时，会收到你的安慰，不平时，你寥寥数言便能开解。我写了一篇有关阿拉善的文章，你很快留言：“轻柔的锐利，明澈的朦胧。言辞之外的诉说，歌唱之上的吟咏。无弦之箜篌引，不画之天孙锦。你这偶涉世间的飞天，幻化人形的精灵。”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文字的肯定了，你那么多事情，竟然会利用有限时间阅读每一个人的文章，并作出你自己的评价。你原来是这样一个聪明、温柔又细腻的人呀。那样的一个粗汉子，却有一个细心肠，嗨，世间真有矛盾人，造物主真神奇。

草蛇灰线，我们对戏剧的共同感受，催生了一本《戏台上的中国》，我们对谈，谈得兴致盎然，就像谢柏梁教授在书评中提到的，不是专业出身的两个人，对谈中时有微言大义。是的，台上台下，戏剧与人生，古人与今人，我们大家共同托举起一个“戏台上的中国”。

你为此书得意，尽管你没有见到这篇书评，你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融入其中，消减你曾经对我说过的“传统文化就在身边，我们却像在拓荒”。你对此书寄予厚望，嘱咐我，咱们要好好宣传。我窃喜，当然要宣传，作家涉足戏剧领域，那是超出专业之外的另一种洗礼。

花无千日好，变故发生在9月。我终于盼到你归来，在蒋殊、李慧平、韩卫东三个人的精心筹划下，想做一次《戏台上的中国》的分享，《山西日报》还为此辟专版预热时，才知道你已病重。

分享活动如期进行，高朋满座，少长咸集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我们想着，等你好了，再去看你吧。

你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，只和家人相守着，熬煎着病痛。相求了几次，探望无果。时间真短呀，时间真残忍，再接到信息，已是噩耗，你已走了，带着你的豁达与自信，带着你的微言与大义。

你的拒绝相见，把你生前最好的形象，印在了大家心里。生前不进ICU，去后不开追悼会，不举行告别仪式，你坚守你的信条，洋洋洒洒过一生，潇洒洒洒终结这一世。

长亭又短亭，灞桥柳青青，世间再无一个你。

2024年11月25日，龙山松柏苍郁，你在这里永别人间。抬眼望，白云杳渺，想念你的心，越过樊篱，越过红尘俗事，越过亲友牵挂，飞入了云端。那里有汾酒与陈醋吧，你是在自斟自饮，还是嬉笑怒骂？

想着，想着，有水从脸上流下来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初冬，一道炸裂的消息传来：太原西山礦厂村在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北魏石窟，这是目前太原发现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。

天气晴好，阳光可亲。我们驱车上西山，想要一睹北魏石窟的真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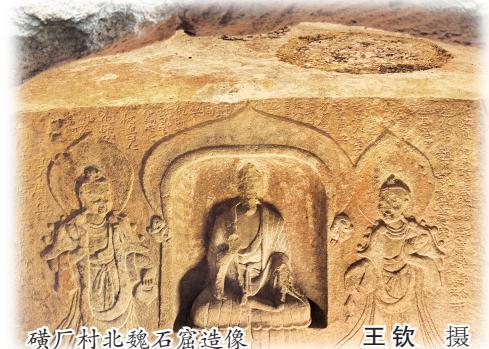
沿玉门河北岸一路西行，过王封，山路盘旋，穿越礦厂村醒目的红色牌楼。村里有几条狗在溜达，有几辆车停在山下的广场。找不到人问路，便驱车顺路向南，再折返。偶遇步行下山二人，我们问明后沿岔路上山。

坡很陡，石子路较宽，路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。山中有几分寒意，此时夕阳西下，漫山树木杂草沐浴在温暖的柔光之中。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一个陡坡，看到对面山上一块大石头处人头攒动，还有新安装的银白色杆像是监控，料定这里就是石窟所在。

北方山野的冬天一派肃杀萧条景象，几辆摩托车停靠在路边，三两辆越野车停在石窟上方。有记者们带设备来采访，待他们离开，便挤进人群，上前一睹这座北魏石窟的真容。

礦厂村探石窟

韩淑芳



礦厂村北魏石窟造像 王钦 摄

走近石窟，不免有几分失落，原以为会像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那样宏伟壮观，可是眼前看到的只有一方砂石、一个小小的洞窟、几尊雕像。1500多年的时光将石窟蒙了一层岁月的包浆，残缺不全的雕像依照1500多年前的姿势，维持着1500多年前的模样，让人不由得顿生怜惜之情。

目测小小的一块灰色砂石不到5立方米，一个小小的洞窟顶多1立方米，里面却精雕细琢了9尊彩塑的菩萨，长袖宽袍，衣袂飘飘，清秀修长而比例适中，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、秀骨清像风格，符合北魏孝文帝改革特别是迁都洛阳后石窟造像艺术汉化趋势，多采用南朝士大夫服饰形式雕刻。此处石窟西壁为倚坐弥勒像，窟顶所绘图案已斑驳，洞窟内有文字记载，它开凿于北魏延昌三年（514），在年轻有为的孝文帝拓跋宏去世后15年、宣武帝元恪年间。

北魏王朝似乎是石窟艺术高度发达的朝代，著名的四大石窟都和北魏有关，而无数规模较小的石窟更是星罗棋布，遍布黄河以北的广大北方。

如今我们可知的，北魏王朝一路南迁一路开凿石窟。他们应该有专业的团队吧？从勘察、设计、绘图，到开凿洞窟、雕琢造像、彩绘，形成了一支完整而成熟的专业队伍。

遥想当年，开凿洞窟的匠人怀揣虔敬的信仰，携带沉重的工具，沿着羊肠小道，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驱赶野兽，一锤锤、一斧斧、一凿凿，将心目中最为完美的形象具化在小小的洞窟之中，将灵魂中神圣的信仰寄托在塑像之间，将信念中最为忠贞和坚定的意志物化于山坡之上、天地之间。

夕阳逐渐隐藏于对面的山下，我们小心地沿原路下山，一边走一边琢磨：虽然这座小巧玲珑的北魏石窟堪称袖珍，但是其精美程度不输北魏晚期的其他石窟。尚不清楚的是，石窟中残缺的雕像，是何时被何人毁坏的呢？

夜深做了个梦，漫山遍野都是石窟，不是云冈石窟，也不是龙门石窟，石造像就是我白天刚去过的这座石窟的菩萨，AI似的能活动自如……